

2012:西方不亮东方亮

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 中国经济转型稳健前行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谢明干

(接上期)
(二)美国经济继续缓慢复苏,但阻力较大,动力不足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经济状况算是比较好的。危机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经济逐渐走上了复苏之路。2012年第一季度增长率为1.9%,第二季度为1.3%,第三季度回升至2.7%,至此,美国经济已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这使美国的经济信心指数(指对经济现状的信心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大幅攀升,从2008年10月的-65升至2012年10月底的-14。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提速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消费回暖,开支增长加速;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旧房、新房的销售量都保持上升趋势;私人企业保持盈利能力,制造业温和扩张;联邦政府开支增

加,等等。预计美国经济将维持低增长态势,2012年约增长2.1%,2013年约增长2%左右。

但是国际经济界一致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仍然是孱弱的,动力不足,基础不牢。主要表现:一是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是国防开支和军火工业。第三季度的经济增幅中将近有1/3就是来自这方面,这个季度国防开支竟增长了13%之多。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二是2.1%的增长率不仅低于其潜在增长率(3%),也低于其历史上经济复苏同期的水平,即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历次经济复苏进程中第13个季度的增长率为3%~5.7%,平均为4.6%。三是所谓的“无就业复苏”。到2012年8月为止,美国失业率连续43个月维持在8%以上,创下二战以来的最长周期。9月份降到8%以下(7.8%),但总失业人数仍高达1209万,其中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者约480万;10月份失业率又回升到

7.9%,仍比危机前高出很多。可见美国失业率高企问题远未解决,还没有形成把失业率大幅下降到危机前的水平的经济基础。

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为鼓励企业和居民开支和借贷,刺激国内需求,加快经济复苏步伐,先后三次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目前已累计购买了约2.5万亿美元资产。如此庞大的流动性,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美国缓解其经济困境,但量化宽松所导致的大量印钞,寅吃卯粮,使美元资产缩水贬值,财富蒸发,财政赤字大增。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美国现在背负着规模十分庞大的债务:2012财年(截至9月30日)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已高达1.089万亿美元,为连续第四个财年超过万亿美元大关;政府未偿还的债务为16.06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3%;公众债务(财政部欠社保基金的债务)11.2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2.5%;公共债务总计28.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79.9%。目

前许多人很担心美国正面临的“财政悬崖”问题,有评论说这是除欧债危机外另一把悬在全球市场头上的魔剑,这两把魔剑正在捆绑全球经济一同走向“悬崖”。所谓“财政悬崖”,指的是美国政府打算到2013年1月1日,中止小布什政府颁发的减税方案,实行新的增税方案,2013年全国将增税5320亿美元,平均每个纳税人将要多交3500美元税;同时,启动新的“自动减赤机制”,2013年将削减1360亿美元政府开支,未来十年共削减1.3万亿美元。这两项举措关系重大,虽有利于降低财政赤字,但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增税会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减少消费,削弱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消费在美国GDP的占比中高达70%以上);削减政府开支会减少对失业人员的补助,减少医疗保健开支,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对此问题,美国两党主张不一,争论的焦点本来是应不应该全面提高税率,后来转为主要由谁来付税、付

多少的问题,即富人加税门槛是年收入40万美元还是100万,未来十年增税1.2万亿美元还是1万亿,未来十年削减政府开支1.22万亿美元还是1万亿,提高债务上限并两年调整一次还是提高债务一年。据美国国会估计,如不能避免“财政悬崖”的出现,2013年美国实际GDP将至少下降0.5个百分点,经济将重新衰退,失业率将上升到9%以上。这对美国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对全球经济亦是一个重大打击。看来,尽管双方还在讨价还价,但为了国家的共同利益,双方最终是会达成一个折衷方案的。当然,避开“财政悬崖”,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那么庞大的债务问题,只不过是把债务往后推迟而已。债务问题仍将是妨碍美国经济复苏、影响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期所说,美国经济现在只是缓慢增长,真正复苏至少仍需几年时间。

(待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制度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与政治、法律制度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各项具体的制度,这些,还在继续深化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髓,那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也就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兼容了的社会主义。

划经济国家从上世纪50~80年代,在一波又一波改革浪潮中引入的那些零打碎敲的、基本上属于行政性分权的市场调节。那时,所有这些国家都受斯大林理论的影响,只承认消费品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说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只能起影响作用而不能起调节作用,所以,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那些改革中的市场不是全流通的,是支离破碎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后,一面提出“加速战略”,高喊“新思维”,一面又坚持说“计划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杠杆”,提起“市场”这个词就“谈虎色变”,所以直到苏联解体之时,苏联的市场还是极度发育不全的。普京任俄罗斯总统后,于1999年12月30日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正在建设和继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在市场发挥基础作用条件下的宏观调节体系、法律框架、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市场经济的条件,适时地研究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之间的“适宜边界”。

我同样要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现代市场经济,它完全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中的市场。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的“经互会”组织自成体系,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绝。“经互会”组织不是现在所谓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市场,“经互会”国家间的交易不是等价互惠的。“经互会”实质上是苏联国内中央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在国际上的延伸,成员国出口企业同样是按照行政指令来分工生产的,基本上要服从当时苏联的利益,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利益。所以,“经互会”解体后,苏联终止了订货,东欧各国当时的产品就很难出口到世界市场去。而中国自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以来,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加大,贸易顺差持续增长。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了并正在继续探索着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途径。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关键。迄止20世纪80年代末,人类历史上自然发育的市场经济,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发地逐渐演进而成的。凡断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者,其主要论据就是市场化必须以私有化为前提。如果我们僵化地对待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没有经济利益独立而且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那么,社会主义当然就无法与市场经济兼容。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而搞市场经济,并在转轨伊始立即着手大规模地私有化。中国的抉择是,积极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寻求公有制实现形式多元化;允许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与此同时,随着实践的发

展,与时俱进地更新社会主义的理念。

(二)怎么说是“与市场经济兼容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念的更新

记得1988年10月,我出席了由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办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圆桌讨论会,会议地点在南斯拉夫海滨城市擦夫塔特。东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及其他左派党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共151人出席了会议。我受中共中央联络部派遣,以中国共产党3人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会。与会者围绕着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本纲领和实践模式进行再评价。

首先,当时的与会者普遍感到“社会主义运动存在严重危机,只有全面深刻改革才能复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的弊端日益明显,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严重脱节,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已不再能成为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吸引力的模式。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处于低潮,共产党的影响力在西方国家普遍削弱,群众对社会主义信仰的热情明显消退。与会者由此而批判了苏联在30年代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这种后来为许多国家效法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埋下了停滞与萧条的祸根;在政治上破坏党内和社会的正常民主生活,形成家长式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抽象的、空洞的和僵化的教条。这些严重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形象和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有的与会者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全面的、深刻的改革和更新,否则,它将不复存在。多数与会者认为,只有改革,才能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带来希望,只有在改革实践中,才能重新构建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理想。记得当时有位苏联代表告诉我,现在大家都批旧东西,都知道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不需要的,但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我说,看来只能在未来的实践中去探索吧。

而后,中国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向经济体制注入市场机制活力的同时,也向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观念注入新的因素,新的活力。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应是普遍贫穷而应是共同富裕的;不能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而应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不能是排斥市场经济而应是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不应是闭关锁国而应是全面开放的;不应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应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和主要目标的;不应是GDP挂帅而应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已有的探索实践已经勾画出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所在,就是与市场经济兼容了的社会主义,它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平稳地向市场经济转型。一面鲜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高高飘扬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上空,这是当今中国的形象,是继续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党的十八大号召我们,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江泽民 教授

20世纪末,世界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就是有近17亿人口的30多个国家(原来的10多个国家分解后)先后从中央计划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与其他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告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仍然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而且一年比一年兴旺发达、繁荣进步。

(一)怎么说是“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市场经济”呢?

记得2008年,在一次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经验”的研讨会上,我说过,我们今天能聚在一起讨论这个主题,我有一种幸福感。众所周知,为了探索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有多少先驱者和仁人志士们为此献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肉体生命。而我们,经过了近三十年的艰苦探索实践之后,终于能举国上下来讨论中国从计划经济平稳地走向了市场经济,出现了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双奇迹的历史经验,目睹着三十年经济社会的巨变,难道不幸福吗?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中有一句歌词是“为梦想,千里行”,作为一个具有改革志向的社会工作者,我可以说自己也曾“为梦想,万里行”。

早在1979年初,我曾经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过一次即兴发言,我列举了世界各国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多种经济体制模式。我认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是单一的苏联模式,我建议用国际比较的方法研究世界各国发展的模式,以便借鉴和择优,寻求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1984年,我受国家派遣,作为美国福特基金赞助的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访问研究两年多,为了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不仅选读了很多比较经济学专著,参加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活动以及本学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暑期研讨班外,还深入到实际生活层面去观察大公司、大商场、贫民和黑人居住区、东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区、农民的住宅及生

产生活活动、监狱、法庭审理民告官的官司,等等。更有趣的是,为了能取得国际比较的第一手直观资料,经单位批准,我利用去英国与荷兰讲学的机会,在欧洲境内使用火车月票(Eroupass)独自走访了东西南北欧14个国家,实地观察比较各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并事前预约了拟访问的国家的同行专家交流,中心话题是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包括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诺夫教授、牛津大学的布鲁斯教授、瑞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林德贝克、荷兰的迈克尔·埃尔曼教授、南斯拉夫的科拉奇、马克西莫维奇教授以及匈牙利的改革之父涅尔什等等。探讨交流的中心话题是:市场经济是不是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搞了会怎么样?不搞又会怎么样?

我的“万里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答案。如今,时光流逝了二十多年,我在“万里行”中所见所闻历历在目,很多情景在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已陆续再现,我当初的所思所问,已经由中国的实践给出了答案,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

这个答案之所以值得庆幸还因为,截至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从来就没有兼容过。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融入并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越来越显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说,中国不仅在国内外,而且与世界市场经济也兼容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已经平稳地、渐进地、成功地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如此深刻变革的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在奔小康;经济、社会日益进步;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是世界经济体制变革史上的创举,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而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市场,它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在西方一个理论派